有“新”缺“锐”？青年写作何以摆脱面目模糊的尴尬

■本报记者 **许旸**

近年来，不少文学刊物纷纷开设青年作家专辑专栏，热衷于推荐新面孔；借助各类奖项、征文以及新媒体平台，一批批85后、90后写作者持续涌入大众视野。新人新作虽多，有“新”缺“锐”的现象也无法回避，难怪有学者打趣说：这是一个“媚少”的时代，新人似乎获得了某种天然的豁免权。当下文坛对新鲜血液的极度渴求和赞许，会否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新手的不足与尴尬困境？

“文学的新锐力量令人期待，但光有‘新’是不够的，还要有锐气和锐度。”创刊60年的《西湖》杂志前不久举办“中国新锐文学论坛”，评论家南帆的观点引发热议：在艺术规律和审美语境面前，有“新”缺“锐”是没有说服力的。归根到底，文学应嘉奖好作家和好作品，而不是过多权衡作者的年龄、资历。对于新人来说，“可持续发展”的生长性，恰恰需要不断“绕开”自己曾经获得的掌声或是别人的成功。

众声喧哗中，如何发出独特的“音调”

盘点翻阅多期青年作家专号后，《江南》主编钟求是道出自己的不满足——部分新人作者的叙述能力弱，小说基本功不到位。“有时我还纳闷这个作家是怎么红起来的？是不是名不副实？”尤其当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图景正变得趋同，生活经验可供“榨取”的文学素材差异度有限，对青年作者能否写出新意的考验愈发严峻。

有资深编辑观察到，一个题材或话题流行“上热搜”后，不少新人作品就会蜂拥而上，跟风复制陷入套路，比如动不动写百年家族史，但“往往看不出是谁写的，笼统概念之下，少了细节血肉，就容易沦为潦草的编年线性罗列，缺了小说的把玩乐趣”。

“看不出是谁写的”，不光光指题材上的雷同，还有叙事风格的面目模糊。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、评论家翟业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：“余华、莫言、苏童和王安忆等作家，即便拿掉名字，文学爱好者依然能看出他们笔下迥异的美学风格，但当下一些青年写作的辨识度并不高，相似的笔法、相近的语言节奏、模式化的角色，很难给予读者新鲜的震惊感，缺少了‘冒犯’的劲头。”

对此，作家群体也有深切的思考，在70后作家张楚看来，一些年轻作家的优势在于受教育程度和专业训练，视野开拓，语言多接近优雅整洁规范的书面语；但“不解渴”之处在于，很大比例的新人作品更倾向于写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，在挖掘生活水面之下的暗流涌动、表现不可勘探的未知部分时扎得不够深，容易“露怯”。

新人靠什么超越“老师傅”

新锐力量容易让人激动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是在追求价值的争辩、交锋和新变，是对新的可能性的发现和唤醒。“当我们在面对文本时，并不因年轻就包容其缺陷弱点。”《收获》杂志主编程永新以刚摘得第七届“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”的获奖作品之一为例，赵挺《上海动物园》有着一贯的反讽荒诞语调，体察了一代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。“处女作成功了，不代表就能一路高歌猛进，反而意味着更大的挑战——有没有定力重新出发？下一部能不能写得更好？”他曾当面对新人作者直言不讳，“近期创作风格上有一些相似性，你如果还按着老路这么写的话，下一篇我可能就不喜欢看了。”

初啼之后，怎么办？是许多新手逃不掉的拷问。《十月》主编陈东捷长期观察发现，一些新人作家如果心态失衡或重复自我，以相对轻松平庸的方式惯性滑行，很快就会消磨斗志，或销声匿迹，或中途“夭折”。他谈到，作家阿来今年推出长篇新作《云中记》，突破了以往的“舒适区”，丰富了当代灾难书写的图谱。“这位60岁作家还在持续成长，重新发现生活，创新表达，新人又有什么理由拒绝成长呢？”

那么，真正的新锐靠什么超越“老师傅”？《当代》社长助理、作家石一枫提出三个问号，勉励自己与同行：能不能看到前人所不能看到的生活细节？能不能写出之前想不到的写法？能不能说出老师傅们不敢说的话？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主编林那北尤其看重“自我更新的能力”——能得奖是一回事，能不能持续输出是另一回事，“如果很早就关闭自己对外界的触角，思维上暮气沉沉，就无法唤醒激发未来的自我”。

“换句话说，新锐文学奖的意义，更多是文学马拉松途中友善的人们递来的毛巾和水。但坚持跑到终点，跑向下一个起点，就必须不断回到写作的初心。”青年作家、第二届“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”得主之一文珍认为，写一本新书，是为了对抗已经出的书，要警惕陈词滥调，不重复前人的发现或是玩过的技巧，躺在功劳簿上，只会消磨了新锐的精气神。

装有本次展览展品的“新鉴真号”轮抵达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码头。 本报记者 **叶辰亮**摄

『新鉴真号』载鉴真文物回到上海

日本唐招提寺相关展品昨抵达上海博物馆

本报讯 （记者**李婷**）昨天，“新鉴真号”带着一批承载中日友谊的鉴真文物抵达上海。今年正值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缔结40周年，上海博物馆将于12月17日举办“沧海之虹：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”，通过年代跨度极大的两批展品呈现日本的过去与现在，并以此致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的先贤先学。

位于日本奈良市的唐招提寺由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亲手兴建，这座具有中国盛唐风格的建筑物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，是中日友好的象征。据记载，公元743年始，鉴真应邀去日本弘扬佛法，历尽艰辛，前五次东渡均遭失败，第六次到达日本时已是公元754年。他不顾生命危险，经过十多年终于达成所愿，彼时，同伴死去多人，他亦双目失明。鉴真东渡，带去中原文化，为日本的文化、宗教、艺术、医学、建筑学等方方面面作出巨大贡献。日本因此称他为“过海大师”。

本次展览中最为引人瞩目的《东征传绘卷》绘于1298年，描绘了鉴真从出家到东渡日本建立唐招提寺的过程，大部分故事情节根据日本奈良时代著名学者淡海三船编写的《唐大和尚东征传》绘制。作品由镰仓的画工六郎兵卫莲行绘制，书法大家藤原宣方等人分别书写叙文。当时共有十二卷，十五世纪后期已经演变成五卷的形式。此次展出的两卷，分别为卷二（展出时间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1月12日）和卷五（展出时间2020年1月14日至2月16日）。

另一件国宝级文物——金龟舍利塔，也与鉴真有关。据透露，此塔是为供奉鉴真带去日本的舍利而铸造的容器。相传鉴真东渡时不慎将舍利掉落海中，金龟背驮舍利浮出大海，故容器呈金龟背驮宝塔之状。但另一种说法认为，在密宗中金龟是佛教世界的支撑，因而才铸成此状。舍利塔铜铸鎏金，塔顶屋檐等各部分均按照宝塔的建筑结构制造。塔身采用透雕工艺刻画藤蔓花纹，透过花纹可以看到一个琉璃瓶，里面存放了十粒舍利。日方工作人员伊藤圭子透露，这些舍利都是鉴真从大唐带到日本的，十分珍贵，平时在唐招提寺也难得有机会一见，这是首次在海外展出。

除了五组与鉴真相关的古代文物，此次展出的68面由日本著名风景画家东山魁夷创作、置于唐招提寺御影堂内的隔扇画，也是中日友好交流的见证。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峰介绍，唐招提寺中的御影堂是供奉鉴真和尚像的地方。东山魁夷在接到为御影堂内的壁龛、拉门绘制图画的任务后，他潜心研究鉴真的生平与唐招提寺的历史，遍访日本的自然景观，绘制了《山云》和《涛声》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中日邦交正常化，东山魁夷作为日本文化界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，之后又连续两次来到中国实地写生，完成了《扬州熏风》《桂林月宵》《黄山晓云》的创作。东山魁夷一改往日擅用色彩的表现手法，用近乎单一的颜色、以浓淡的变化塑造不同层次，绘制了御影堂内的这68面隔扇。这些巨制从构思到制作完成花费了10年心血，是东山魁夷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。往日里，这些作品守护着鉴真和尚像，鲜为人见，此次是在中国的首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隔扇画是乘坐“新鉴真号”轮抵达上海的。据透露，2016年，正是该船护送“新鉴真”大师坐像去日本，如今护送带着浓浓日本人民友谊的鉴真文物归来，具有深远意义。

刁亦男新作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上映，胡歌首次担纲大银幕男主角

是影像的迷宫，也是人性的聚会

■本报首席记者 **王彦**

“它具有太丰富的内涵，影像的迷宫、人性的交错汇聚，何其迷人，何其不同。就像你会在这个片子里看见不认识的胡歌一样，这些主演的面孔跟群演混在一起，足够多义、足够暧昧。”导演郑大圣在观赏完同行作品后意犹未尽。

今天，刁亦男执导的影片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上映。之前，它有太多标签：入围今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电影，是刁亦男、桂纶镁、廖凡折桂柏林金熊奖后的再次合作，胡歌演员生涯首次担纲大银幕男主角的作品。加之万茜、黄觉等文艺片常客在片中担任“绿叶”，新片的“想看指数”表明：它或有可能成为又一部打通商业类型与作者表达从而“破圈”的电影，就如《白日焰火》那样。

昨晚，新片在上海举行了点映式。人性的聚会就在影像的迷宫里正式开场。

如果说犯罪类型、人物心理的描摹等要素是新作与《白日焰火》的相似之处，那么由光与影“主动”洒落的细节，让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具备了“每一刻都可能被颠覆”的本质。对于这样的影像叙事，导演自有用意：“我想表达的是生活的神秘、不安，这也是我内心的一种投射。”

（均电影海报）

“夜的诗人”炮制出特殊气质，令影片取自现实又超越现实

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灵感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，讲述了偷车团伙头目周泽农被重金悬赏下一路逃亡、一路艰难寻求自我救赎的故事。看似取自现实，影片揭面后却被发现其实超越了现实。

一来，环境元素的更迭使得新作具有更浓郁的作者风格。2014年，《白日焰火》中犯罪类型与东北冷冽钢铁风交织，为人性的隐秘部分铺垫了戏剧背景。如今新片的故事发生地挪到潮湿的南方，几乎都在武汉湿漉漉的夜晚展开。从“白日”的北方，到“夜幕”的南方，环境本身已为故事蒙上一层幻境。二来，由于85%的戏份被安排在夜晚，光与影炮制的奇情被放大到极致，导演也由此被称为“夜的诗人”。比如夜幕下，艳俗而又时常故障的霓虹灯、狭窄弯曲而又时常泥泞的道路、仓促搭建于是又像毛坯又像草稿一般的建筑群落，似乎都在诉说着什么。又比如，白色的雨伞在昏黄路灯下炸开血之花，分明是艳丽的视觉，却指向森然的观感。

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左衡复盘过新片的美学高光时刻。“昏暗的空地里，人们用霓虹灯般的艳丽和闪耀踏出时尚舞步；杀机陡现，便衣警察从人群脱颖而出，奔赴最后的沙场，高亮度舞鞋围猎黯淡无光的凶犯。”在他看来，“这个急速翻转的场景应被2019年中国电影的美学记录下来，它跨越了多个年代、多个情绪、多个艺术风格，而其顺滑的程度仿佛用指尖划过最高端旗舰手机的触摸屏。”

如果说犯罪类型、人物心理的描摹等要素是新作与《白日焰火》的相似之处，那么由光与影“主动”洒落的细节，让《南方车站的聚会》具备了“每一刻都可能被颠覆”的本质。对于这样的影像叙事，导演自有用意：“我想表达的是生活的神秘、不安，这也是我内心的一种投射。”五年前，现实感十足的《白日焰火》成功打破了所谓文艺片的票房桎梏，取得破亿元的收入。现在，取自现实又超现实的“南方车站”能有多少观众缘，取决于多少人能走通光与影的迷宫。

人来人往中，胡歌的角色完成对自我和人生的最后一块拼图

廖凡饰演刑警队长，桂纶镁饰演“陪泳女”刘爱爱，万茜客串周泽农五年未见的妻子杨淑俊……演员表上，几乎清一色文艺片常客。多雨潮湿的天气、混乱而富有生机的旧小区、彪悍生猛的方言、小饭馆的馄饨和牛肉面……片子里，到处有着氤氲的人间烟火。所有的因素中，惟有胡歌，算是“新人”。

刁亦男说，自己选胡歌，并不出于市场号召力，而是在恰当时候被恰到好处地打动了，“我在杂志上看到胡歌的照片，那张脸后面仿佛有很多故事，可能藏着一个非常叛逆的人”。胡歌亦说，是在“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”，“我一直在等一个好剧本、一个好角色”。

片中，周泽农是野鹅塘湖区盗车团伙中的一个，沾上凶案沦为亡命之徒，还被悬赏了30万元。各路人怀揣着心事，在他身边来了又走了。此时，周泽农邂逅了刘爱爱，后者为其传话，联络上多年未见的妻子。于是，赏金的下落成为撕扯人性的利刃。对于这样一个在逃亡中绽放生命亮色的悲情人物，胡歌的理解是“一块拼图”。“他五年没回家了，但在知晓自己的命运后，他用36个小时给内心、家庭作了解答，完成了对自我和人生的最后一块拼图。”而周泽农与刘爱爱之间戒备、试探、暧昧混杂的情感，亦让人性光谱斑斓了不少。

挑战这些复杂的边缘人，演员们付出了该有的努力。全体主演学方言，让那段时间的生活全部沉浸在武汉的气场里。胡歌不仅健身，让自己变“糙”，还经历了片子里肉眼可见的身体磨砺。他说，这些苦不算什么，因为“周泽农一路逃亡颠簸，他本身就是挣扎在生死间的人，如果连我都不信这种流离失所，观众又怎会相信”。导演亦采用了“不计成本”的顺拍、实拍，“我们几乎用了3000人群演，因为电影里涉及到了很多社会景观、群体生活，那是人来人往的世间本来面目”。

性感歌舞背后是对“娱乐至死”的讽刺

百老汇经典音乐剧《芝加哥》再返上海

本报讯 （记者**童薇菁**）性感的爵士、热辣的舞蹈、两个美艳却危险的女人，一段离奇荒诞的故事……百老汇原版音乐剧《芝加哥》昨晚重返上海舞台，这部经典为观众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纸醉金迷和浮华表象下的狼藉与癫狂。

《芝加哥》改编自真实事件，1975年经“音乐剧巨匠”鲍勃·福斯之手搬上舞台。故事讲述女舞者洛克茜·哈特和维尔玛·凯利犯罪入狱后，在巧舌如簧的律师比利·弗林的帮助下，最终逃脱死刑并成为时代红人的荒诞故事。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、性感冷艳的格调、妖娆诱惑的舞姿，皆是看点。该剧曾在2004年登台人民大会堂。2018年，在阔别14年后，这部经典剧作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引进，并开启了首次中国巡演。

昨晚开启的第二轮巡演延续了去年的阵容。“甜心”卡门·比勒陀利乌斯与“御姐”萨曼莎·佩欧依旧联袂出演两大主角。饰演维尔玛的萨曼莎·佩欧有着超过25年的职业生涯，她曾因出演该剧屡获殊荣。而多才多艺的卡门·比勒陀利乌斯曾凭借音乐剧《音乐之声》获开普敦之花戏剧奖提名，在去年的《芝加哥》巡演中广受好评。此外，本轮还有伦敦西区驻演版演员伊恩新晋加盟，作为一位集演员、编剧、制作人身份于一体的青年才俊，他曾在《芝加哥》西区特别音乐会中饰演比利·弗林，并活跃在影视剧领域，出演了多部英国广播公司、英国电视台和“网飞”的作品。

自问世以来，音乐剧《芝加哥》便以强烈的表演风格，收获了超过50项重要奖项，其中囊括六座托尼奖，两座奥利弗奖，一座格莱美奖，两座英国电影学院奖。时至今日，《芝加哥》已在全世界上演超过32500场，观众逾3100万，演出足迹遍布全球490多个城市。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还蔓延至影坛。以百老汇音乐剧版为基础改编的电影版《芝加哥》斩获奥斯卡六项大奖，打破了35年来歌舞片无缘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局面。

有剧评人认为，音乐剧《芝加哥》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、独树一帜，归根结底在于其一针见血地刺破了一个时代的腐朽不堪，这也成为它最“致命”的魅力。当大多数音乐剧仍单纯“以歌舞为主、辅以简单剧情”时，《芝加哥》以创作者对社会的敏锐感知力，大胆开启了“讽刺现实社会，披露真实人性”的更深层次挖掘。它用浅显易懂的方式，狠戾地剥开人性虚假的华袍，将当时社会“纸醉金迷、娱乐至死”的病态之相呈现在观众面前。

在《芝加哥》中，“综艺秀”成为人生的隐喻。谋杀、出轨、暴力等带有暗黑色彩的主题作为综艺秀中的节目依次登场，以浮华的歌舞形式演绎出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，普通看客将犯罪之人当作娱乐明星追捧，司法的公正性、案件的真相被整个社会抛诸脑后。当演出进入尾声，台上的角色向观众嬉笑着说出“感谢你们相信我们的无辜”，将黑色幽默发挥到极致，时至今日依旧能激发观众对社会的思考。